

孟子的生活智慧

劉錦賢 著

孟子與孔子的精神前後呼應，
他將孔子渾圓通透的德慧辨而示之，
完成了儒家聖學的弘大規模。
孟子深刻體會到惟有立人道於仁義，
才能安頓生命，
才能使生活過得充實而有意義；
所以他的千言萬語，
總離不開真誠惻怛的道德本心。
本書計分七章，除第一章〈導論〉外，
其餘分〈心性內涵〉、〈進德要領〉、
〈價值評斷〉、〈政治觀點〉、
〈處世態度〉與〈人生理想—結論〉六章，
計 51 項目，將孟子的生活智慧，
作全幅的披露。



2007/1

孟子的生活智慧

劉錦賢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叢書

孟子的生活智慧

叢書主編◆曾昭旭 林安梧

作者◆劉錦賢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樞英

美術設計◆江美芳

校對◆翁慧君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6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390 元



ISBN 957-05-2066-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0 0 1
第二章 心性內涵	0 1 1
1 性善之說與生之謂性	0 1 1
2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0 2 1
3 人皆可以為堯舜	0 2 8
4 性之與反之	0 3 7
5 慘隱之心，仁之端也	0 4 4
6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0 5 1
7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0 6 0
8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0 7 0
第三章 進德要領	0 7 9

9	養心莫善於寡欲	0	7	9
10	養氣與知言	0	8	6
11	居移氣，養移體	0	9	7
12	求其放心	1	0	3
13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1	1	0
14	知命與立命	1	1	6
15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1	2	4
16	操心危，慮患深	1	3	0
17	仁在乎熟	1	3	7
18	豪傑自興	1	4	5
19	義與利	1	5	3
20	王道與霸道	1	6	0
21	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1	7	3

第四章 價值評斷

22	執中與執一	1 8 1
23	天爵與人爵	1 8 6
24	大人與小人	1 9 4
25	大勇與小勇	2 0 0
26	狂狷與鄉原	2 0 7
27	養志與養口體	2 1 3
28	所性與所樂	2 1 7
29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2 2 3
	第五章 政治觀點	
30	仁者無敵	2 3 1
31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2 3 9
32	與民同樂	2 4 5
33	富民而後能教民	2 5 4
34	任用賢才善士	2 5 9

第六章 處世態度

35	樂天與畏天	268
36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274
37	君臣對等互動	280
38	善戰者服上刑	287
39	勞心與勞力	294
40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305
41	心繫濟世安民	314
42	天下溺，援之以道	320
43	不見召以為臣	327
44	說大人，則藐之	333
45	父子之間不責善	338
46	不以天下儉其親	343
47	相友以德，不可有挾	348

48 教亦多術 3 5 5

49 品鑑以論人 3 5 9

第七章 人生理想——結論

50 以大舜為盡倫之典範 3 6 7

51 以孔子集大成之聖格為歸趨 3 7 8

徵引書目

3 9 1

第一章 導論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騶一作鄒，本來是春秋時代的邾國，後來遷鄒，改稱鄒國，位於現在山東省的鄒縣，與孔子的故居曲阜相距只有二、三十公里。《孟子·梁惠王下12章》有「鄒與魯閩」的記載，又孟子在書末稱他自己的家鄉「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聖人當然是指孔子而言。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推斷孟子的生卒年約為西元前三九〇年至三〇五年，年八十六；而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則推斷其生卒年為西元前三七二年至二八九年（周烈王四年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兩者相差超過十年。一般以西元前四〇三年韓、趙、魏為諸侯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滅齊併天下稱皇帝，這段時間為戰國時代。孔子說他自己「三十而立」（《論語·為政4章》），如果以姜《表》為準，把孟子人生的前三十年看作他的求學階段，以後的五十多年看作他的做事階段，那麼孟子做事之初及生命結束之時，距離戰國的始、末各約六、七十年。由此看來，孟子可以說是戰國中期的人物。

孔子卒於西元前四七九年，孟子在孔子卒後近百年才出生，而「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的孫子，相傳受學於曾子，而曾子是孔子的弟子。由此可知，孟子為孔子四傳的弟子，所以孟子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離婁下·22章》，此下凡引《孟子》者，皆略書名）又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2章》）孟子志在學孔子，所以他說自己雖然未能親炙孔子，卻仍私淑孔子。孔子的弟子當中，除了顏淵與曾子能夠默會孔子的聖蘊以外，其餘多少都有隔閡。到了孟子，不但能夠完全相契孔子的道德與智慧，而且憑著他的磬磬大才，將孔子渾圓通透的理境辨而示之，完成了儒家聖學的弘大規模。陸象山說：「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陸九淵集·語錄下》）孟子將孔子的仁教義理推展開來，因而能夠在百家爭鳴、異端蜂起的戰國時代，盡到了發揚聖學、端正人心的時代使命。

牟宗三先生以為孟子的思想綱維，可以用「即心言性，仁義內在」八個字來概括，可說獨具隻眼。性是人的特質；以自然生命的種種特質說性，是中國自古以來說性的老傳統，與孟子同時的告子就說「生之謂性」（《告子上·3章》）。但是在《詩經·大雅·烝民》中便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詩句，是說上天將

人道的常則賦予人，而人也喜好這種美德。這就表示在人的生命當中有一種先天本有的美德，以作為人道的常則。可見作為人道常則的美德也是人的特質，這就是人的道德性。孔子以「知道」贊歎詩句的作者（《告子上·6章》），意謂他能夠把握性命的真諦；可見孔子對這種特質深有領會，而且處處都在講明這美善的人性。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29章》）這是說仁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都完具，只要有心實踐，它就能體現出來。仁如此，禮、義等人道的法則也是如此；因為仁是孔子思想中美善之德的核心，禮、義等道德法則都可以從仁引伸出來。孔子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仁義等美善之德是人的特質，也沒有說這些道德法則是由人的道德心生發出來的，但實際上卻含有這個意思。到了孟子就直接說仁義是由人的道德心生發出來的，同時指出能夠生發仁義的道德心就是人的本性；仁義是人的美善之德，所以他說性善。

又仁義本來就具備於道德心之中，不是向外認知求得的，所以他說仁與義皆屬內在，由此以糾正告子仁內義外的不通透見解。孟子並不曉得人有駁雜的自然資質，但他認為惟有從仁義之心看人性，才能夠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也惟有發揚人內在的道德理性，才能表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這就是他「道性善」的慧解。道德心能夠生發仁義等人道法則，它是人道的大本，所以稱它為「本心」；道德心是人先天就具備的，並且是純

粹美好的，所以稱它為「良心」；道德心對善惡是非能夠覺了分明，指引人為所當為，所以稱它為「良知」。「本心」、「良心」與「良知」等詞彙在孟子書中雖然各只出現一次（依序見於〈告子上・10章〉，〈告子上・8章〉，〈盡心上・15章〉），但對其思想而言卻是具關鍵性的用詞，而且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如陸象山重在言立「本心」，王陽明重在言致「良知」，由此再度將孟子聖學的精神，充分地發揮出來。

人一方面有仁義之心，這是修己成人的內在動力與成聖成賢的超越根據；一方面有感官之欲，這往往使人陷溺於名利聲色的追逐之中而難以自拔。修德的要領，就在於發揮人的道德心，以化解生命當中非理性的成分。孟子確信，仁一定可以勝過不仁，就好像水可以勝過火一般；但是必須有足夠的行仁動力，才足以克服不仁的龐大勢力。如果行仁的動力不足，那麼不仁就會勝過仁，而讓生命沈淪下去，這叫做自暴自棄。道德心既然是人本來就有的，它就隨時都會萌發出來。當道德心萌發出來的時候，就要好好護持，讓它滋長；同時對於情欲的干擾，要有所警覺，不被它牽引。這樣日積月累地用功夫，不斷地擴充道德心，就能產生沛然莫之能禦的道德動力，克服一切生命當中的艱難險阻，使所有的言行都能如理合道。孟子告誡人要淡化欲求，認為這是培養道德心最好的方法，因為欲求太多，道德心就會隱而不彰；要從集義著手以培養道德勇氣，然而集

義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揠苗助長；要時常省察自己行為的缺失，少去責怪他人；要具憂患意識，以免生命因安逸而退墮；要自覺地奮發向上，當個豪傑之士；要使仁道的實踐，達到純熟的地步。

當一個人立定主宰，以消融氣質的偏雜之後，便確實見得仁義之存心具有絕對的價值，而能夠奉持不失。仁是真誠惻怛的道德心靈，義是堅定分明的道德意向。按照仁義的存心，順適自然地體現之於言動中，這樣的行為才是相應於道德的實質。如果只把仁義看成外在的規範，勉強自己的言行遵從它，這樣的行為只合乎道德的文貌，而不相應於道德的實質。仁是人的安宅，義是人的正路。仁義之心是人的大體，耳目等感官是人小體；能夠居仁由義的便是大人，受制於感官之欲的則是小人。君子重仁義而輕貨利，小人則重貨利而輕仁義，這是君子與小人最大的分野。踐行仁義，享有自足自悅之樂，這本身便是一種尊貴，叫做天爵；而世人所擁有公卿大夫的尊貴，叫做人爵。天爵求之在我，人爵操之在人，所以君子特重修天爵，而不汲汲於求人爵。以仁義存心的人行所當行，能夠表現道德勇氣，不畏懼各種阻礙橫逆，勇往直前，這叫做大勇；只憑一時的血氣僨張而與人鬥爭的叫做小勇，君子捨棄小勇而成就大勇。一個國君如果能以仁義存心，發揮大勇以除暴安民，他所行的便是王道；如果只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以武

力懾服人家，他所行的便是霸道。對於仁義如果能居之安而資之深，那麼對各種價值的分際，自然能辨別清楚。

儒者在挺立道德主體、確定生命的價值之後，在仁心的感通覺潤下，便有成全他人的要求；也惟有成全他人，道德心的發用才能光暢。而成全他人的方便途徑，則是借重政治的力量。所以孟子在「道既通」之後，便四處勸導各國的國君實行仁政，也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發揮。雖然齊、梁諸君因功利心重而「不果所言」，然而孟子的話卻仍有其價值，因為道德是政治的超越原則。想要政治上軌道，國君必須有相當的道德涵養。孟子認為在戰亂頻仍的時代，只要有國君實行仁政，天下的人都會仰望他；由此以「王天下」，反而比以前任何時代還容易。惟有得到民心，政權才能穩固；而要得到民心，就要多為百姓的幸福著想。一個有仁德的國君，不會只貪圖個人的享受；他能與民同樂，所以能普受百姓的愛戴。治國首重人才，必須任用有賢德、有才幹的人，並且充分授權給他，他才能真正發揮所長。君臣以義相合，彼此的關係是對等的；臣下如何回報國君，完全看國君如何對待臣下。人命可貴，戰爭會造成大量的死傷，最應避免；如果能愛惜民命，就不會輕易發動戰爭。在儒家，外王事業是內聖功夫的延伸；內聖功夫做得好，外王事業才能穩固而長久。

儒者由於持心平正，智慧通明，所以在待人處世之際，能夠權衡得宜，合乎情理。

為了糾正墨家基於功利的兼愛說，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45章〉）；愛心是同一的，但在愛的表現上便有親疏的等差，這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君子固然志在濟世安民，然而進退一定要合乎禮義，否則其身不正，也就不能正人。「天下溺，援之以道」（〈離婁上·17章〉）；委曲自己的品格以拯救天下人的陷溺，可以預見不能有好結果，所以君子不屑為之。君子學優德備，但必須先受到國君的敬重，才可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所以不隨便接受國君的召喚。在家庭之中，親情的維繫最為要緊，所以要效法古人易子而教的做法，以免父子之間因責善而傷恩。對於父母喪事的辦理，要衡量本身的財力，不可過於儉約，這樣才能讓自己稍感心安。朋友之間，貴在互相砥礪品德；要忘掉彼此身分的貴賤，平等來往。君子的施教並無定方，然而每能衡量學子的才器，並根據其實際的需要而成全之。君子心地澄明，對於人物的品鑑，可以準確無差；但其品鑑人物，仍是基於愛人之心，希望對方能藉此知所反省，以救偏補弊。

不論修己或成人，都必須落實到人倫當中實踐。對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與朋友這五倫之中都表現得完美無缺的，孟子首推大舜。大舜終身對父母發自內心的愛慕，以及對弟弟純真無偽的手足深情，完全是他的善良天性的自然流露。推而廣之，在待人接物

之際，也都能出之以至誠，並且能與人為善，因此遠近歸心。所以大舜是聖者盡倫的典範。至於在聖學的造詣方面，伯夷之清、伊尹之任與柳下惠之和，固然都有可觀，也發揮了相當程度的感化力量，但孟子認為他們都屬於偏至型的聖人，只有孔子才是聖智兼具、行合時宜之圓滿型的聖人，所以他以「集大成」讚歎孔子的聖格。他能契會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的聖神化境，所以謙稱願學孔子。牟宗三先生讚美孟子說：「其言道之振拔完具有如此，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誠乃命世之大才，弘揚聖道之龍象也。」

(《心體與性體·第一冊二九一頁》)象是生長於陸地的巨獸，象中之良好、有最大能力者稱為「龍象」。孟子的話高明亢爽，具有振拔人心的作用；又善於拓展孔子聖學的思理，以達到充實透闢的境地。這固然要倚仗他的大才，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對孔子的慧命有真實的呼應，並有精誠篤實的聖學實踐功夫。牟先生說孟子是能夠弘揚孔子聖道的「龍象」，這是很適切的評價。

有了這些初步的了解以後，以下將分六章五十一項目，對孟子的人生智慧作較詳細的論述：第二章、心性內涵，這可以說是「本體論」；第三章、進德要領，這可以說是「功夫論」；第四章、價值評斷，也就是「價值觀」；第五章、政治觀點，主要就「仁治論」而言；第六章、處世態度，這可以說是「淑世觀」；第七章、人生理想，這可以

說是「聖證觀」。第二、三、四章偏就成己說；第五、六章偏就成人說；第七章則是孟子的終極關懷，並以此作為本書的結論。至於各章每一項目的標題，大多直接採用孟子的用語；希望經由這些用語，能夠更貼切地把握住孟子思想的重點。